



三生三世 10

用灵魂交换遗愿
用一世奔波换取一笔功勋

此番轮回，寻不到前世，只剩此生缘结。
明知你再无法学会相信，我也要倾尽心力。

从不愿猜测这份爱的真挚。

只愿他是真的爱过。

一叶如来 著

Xunxian
Bujiān

镜花水月日，前世解今愁。
楼，楼空仙自留。

寻仙记

【仙侠界】灵气老板
一叶如来邀你蓬莱楼寻仙

共睹爱若成歌
三界动容的浪漫传奇

这一次入世，最美的是能与你遇见
你的心墙，容我慢慢打开

一叶如来
著

寻仙初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仙不见 / 一叶如来著. -- 南昌 :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391-6807-4

I . ①寻… II . ①—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– 中国 – 当代
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6770号

寻仙不见 / 一叶如来 著

责任编辑 王 岚

特约编辑 傲天月

美术编辑 彭 蕾

装帧设计 许 静

封面绘图 王秋波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)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 ~ 60000册

开 本 165mm × 235mm 1/16

印 张 16.5

字 数 3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807-4

定 价 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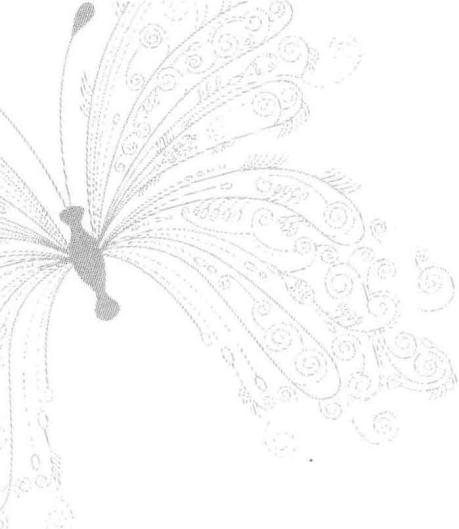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1—407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目录

○ 楔子 有楼蓬莱	001
○ 第一章 有仙入楼	005
○ 第二章 初落纷争	015
○ 第三章 开门迎客	029
○ 第四章 银铛入狱	041
○ 第五章 辛朝左丞	055
○ 第六章 暗度陈仓	063
○ 第七章 一夜情乱	073
○ 第八章 玉瓷瓦碎	085



○ 第九章 远访卫国	101
○ 第十章 途中灾祸	111
○ 第十一章 蓬莱中人	125
○ 第十二章 庸医驾到	139
○ 第十三章 曲终人散	151
○ 第十四章 蓬莱楼中	161
○ 后记 逍遙世外	171
○ 番外 一楼江月	173
○ 《陌上相思烬》 精彩试读	203

楔子

有樓蓬萊



蓬莱有高楼，楼空仙自留。
镜花水月日，前世解今愁。

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世上有一座楼叫做“蓬莱”，却没有人知道这座楼中究竟藏着些什么。

只是世人不知道的是，只有死了的人，才会来到这里……

彼时楼中。

万籁寂静。伸手不见五指。

一缕男声忽远忽近，无丝毫平仄起伏，就如一汪没泛起半分涟漪的水面：“欢迎来到蓬莱楼，说出你未完的遗愿吧……”

昏暗中渐渐泛起一丝若隐若现的光，起初还很细微，有各色单薄的光线从周围渐渐会聚过来，慢慢笼出一个女子的模样。

她空灵的眼中闪过一丝茫然：“遗愿？我……死了吗？”

没人回应她，连风都没有。周围只是一片死寂。

眼帘微微一颤，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：“这里就是蓬莱？任何愿望都可以吗……”

男声依旧淡漠：“是的。但是实现遗愿的同时，你必须交出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的交易，说得太过轻易，反而显得有些冰凉。

然而女人惨白的脸上只是渐渐退去了笑意，那一瞬，眼中霍然闪过一丝异样尖锐的光色：“我要……”

“好，我们答应你。”

忽然一阵猛烈的风吹过，吹散了那一缕魂。

声音渐渐远去，最后只剩下一片无尽的黑。

蓬莱楼的水镜上，涟漪一层一层泛开，再次平静时，刚才的一切影像都已经荡然无存，只映衬出两个修长的人影。

青衣女子漫不经心地把视线从水镜上移开，瞥了一眼身边的人，带着浅浅的兴致：“啊喂，小落啊，这次的任务好像很好玩的样子，叫我去吧？叫我去吧？”

离落手上托着一本账簿模样的册子，右手拈着一支狼毫，显得有些哭笑不得：“这次入世是以她女儿的身份，扶苏你当真想要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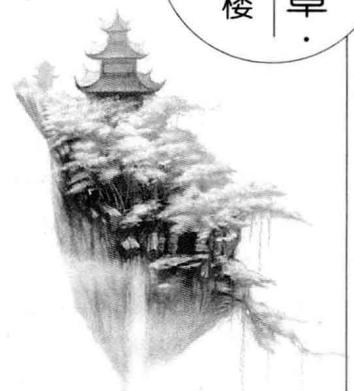
“现在楼里的人都已经不知道跑哪里玩去了，除了我，你也没有别的人选了吧？”扶苏笑吟吟地将一颗枣子丢进嘴里，轻轻吮了下染了蜜的指尖，“就这样说好了，你快写下，我走咯。”

话音未落，款款的青衣周围忽然卷起了一阵凉风，衣袂翩飞之间将她整个身子慢慢笼罩在中间，模糊了身影，逐渐静下的时候，周围一片空空落落，已经没了半个人影。

离落独自一人站在水镜前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还是缓缓提起了笔……

·第一章·

有仙人楼



扶苏是一个女子的名字。

清秀的小篆写在纸上，又一只纤长细嫩的手盈盈递去。

沈娘淡淡看着这两个隐约透着灵气的字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扶苏？倒是一个细腻的名儿，但我们旧迷楼可不比其他青楼，你可有什么长处？”

周围站着的几个姑娘闻言都不禁暗暗抬头看了眼站在中央的女子，只觉得那一身青色的衣，微微有些灼了自己的眼。

扶苏站在一片旖旎的春光中间，却是粉黛不施，闻言一笑：“我会抚琴。”

沈娘嗤笑：“我这里的每一个姑娘都会抚琴。”

没有预料中的恼怒，扶苏站在那里，也只是笑了笑：“我比她们要弹得好。”

沈娘这时才仔细端详她。

在所有花枝招展的姑娘中，唯独她一个素面朝天。没有闭月羞花的容貌，浅笑着看着对方的眼，不显女儿家的丝毫娇羞。

彼时那双手随意地搭在身前，露出修长纤细的十指。

那是一双所有抚琴的人都梦寐以求的手。

沈娘一眼看得不禁有些出神，不由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来我旧迷楼？”

来青楼的女子多是走投无路，但是眼前的这个人，她却怎么看都不觉得像。

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。我需要钱，很多很多的钱，所以这里最好。”扶苏笑着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别着的那块玉佩，语调徐缓，“而且——我娘就是从这里头出去的。”

不经意的一个动作，却极好地引去了所有人的视线。

“这不是闺婉的……”沈娘的脸色在看到那块玉佩的时候，霍然显得隐隐发白，“你是她的女儿？不……她当年不是已经嫁人了吗？怎么……”

扶苏神色淡淡地抬眸：“我娘死前交代，让我来这里。”

沈娘愣愣地看着她，一时有些茫然：“当初她想尽办法离开这里，现在为什么还要一手把你给推进来……”半晌的沉默，她终于幽幽地叹了口气，“也罢也罢，你就留下吧。”

扶着椅子坐下，她招了招手，唤过身边的一个丫鬟：“环儿，你以后就专门伺候扶苏姑娘。带她去东阁五间，以后那里就是她的房间。”

“是。姑娘，请跟我来。”

“多谢沈娘了。”扶苏道了声谢，转身跟在环儿的身后走了出去。

一路走去廊道蜿蜒，比不得皇宫大内、高官府邸，但自成一处风格，放眼看去，极尽奢华。

的确，旧迷楼哪是其他青楼可以比的……扶苏漫不经心地看了一路，无意中瞥见前头领路的环儿不时偷偷回头，不禁莞尔。

环儿冷不丁看到扶苏冲她笑，讷讷地也咧开了嘴：“姑娘……你真是为赚钱来旧迷楼的吗？”

扶苏眯长了眼笑：“怎么，不像吗？”

果断摇头：“不像。”

“那你觉得，我来这里，又是为了什么？”扶苏继续笑，笑得人畜无害。

环儿挠了挠后脑勺，有些苦恼：“不知道啊。”要是知道，她还问这个人做什么……

扶苏的手轻轻摸上她的头：“你知道吗，一直待在一个地方，可是一件很无聊的事。来到这里，应该会有趣很多。”

“无……聊？有趣？”环儿感觉，或许这辈子都无法理解，青楼这个所有女人视为地狱的地方，到底有什么是“有趣”的？

但是扶苏的笑，意味深长，太叫人难以捉摸。

远处传来钟楼的声音，暖暖的阳光盖上了她的面容，似乎模糊了嘴角的几分弧度。让那样的神色显得更加朦胧而难以探究。

其实，她来到这里，真的只是因为无聊。

蓬莱楼的人，在很多人的眼中或许就是如同“仙”一般的存在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凡是入世后的仙，却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又一次毫无止境的交易。

没有人知道他们只是一批无法进入轮回的人，只是为了再次转生，才忙碌地做事，只为功勋录上可以再添一笔。

他们是仙没错，但是因为永生，所以更加乏味无趣。进入凡间后不允许滥用仙术的仙，在一次次入世的时候，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乐子。只有像离落这样的人才可以不论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，但她不行。

她是扶苏，她自然有自己可以消遣度日的办法。

想着，不由笑眯眯地多看了环儿一眼。

既然沈娘派了这个丫头来照看她的起居饮食，看来日后的很多事情，都需要辛苦这个小丫鬟了……

环儿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姑娘忽然笑得这样过分“温柔”，更不知道为什么越是“温柔”的神色越是叫她觉得汗毛直立，猛然一哆嗦下忙不迭颤着声道：

“啊姑娘，我们还是走吧，我带你去你的房间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淡然如水的语调，这一霎又好像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幻觉。

环儿在前头带路，只觉得自己背后的衣服莫名湿了一片，似乎贴上了自己的背，风一吹，不禁感到一阵凉意。

扶苏跟在后面走，起初只是兴趣淡淡地随意看着沿途的景致，耳边忽然落入几声娇喘，眼中掠过一丝鲜亮的神色。

一听这声音就是春色无边，噬骨销魂。虽然这里本来就是青楼，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有这样好的情调。

前头的环儿本来就急着走，见扶苏顿了步子戳在那里，一张脸顿时憋得通红：“姑娘，你快走呀！”

扶苏的视线却是透过微敞的窗子落了进去，隐约看到一片被褥翻飞的景象，不时衬上女子连连的娇喘，那双眸子顿时似乎又明亮了几分：“哇……”

早就知道这凡间就数青楼里头最是浪荡形骸，没想到第一天居然就可以大饱眼福！感慨之下她暗暗咽了下口水：“环儿啊。”

环儿进退不得，俨然已经欲哭无泪：“姑娘啊，有什么事回头等我们回了房再说行吗？”

扶苏却仿若未闻，看得饶有兴致：“这屋里头的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大白天的居然有这样好的情调……”

“能这样不看时间来我们旧迷楼的，除了流庭公子之外，还能有谁？”

对环儿语调中透出的几分瑟缩之意恍若未觉，扶苏原本兴致勃勃的神色在此时不易觉察地顿了下，眼里神色一闪，微微睁大了眼回头看着这个小丫鬟：“你是说，这里头的人是——流、庭？”

忽然变化的表情让环儿险些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，讷讷地点了点头，奇怪地看着扶苏。流庭公子本就是出了名的风流放荡，难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吗……

屋里却是霍然诡异地一静，只有残留的细微喘息声尚依稀可闻。

扶苏一眼瞥过屋里，眼角不自觉带上了几分笑意，在这片沉寂间忽然“啊呀”了一声，应声掉落的是她腰间佩戴着的那块玉佩，貌似慌张地俯身去捡，就在弯腰的一瞬间有什么东西自屋子里头霍然射出，擦过她脑后的青丝，直直钉上了身后的梁柱。

环儿在旁边把这一幕尽收眼底，吓得两腿一软，愣是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扶苏捡了玉佩，放在手上轻轻地拍掉些许灰尘，回头瞥一眼环儿：“愣在那里做什么，走吧，不然沈娘罚了你我可不管。”

她好像丝毫没有发觉刚才的千钧一发，但是环儿分明瑟缩了一下身子，惊魂未

定地往昏暗的屋子里头看了一眼，当即如蒙大赦般几乎拖上扶苏就跑。

扶苏由着环儿拖了走，不易觉察地偏了偏头，视线落在身后。这时有人从屋里走出，余光里闪过一缕微扬的衣角，谁也不曾留意到她嘴角处隐约掠过的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。

“神医”流庭吗……要想接近那个叫诺闻的剑客，这个男人必定会是她计划中的一个关键。

直到扶苏走远，流庭才从屋子里神色淡淡地走了出来。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，随手拔下柱子上的银针，眸色隐约一沉，似在思索什么。

“流庭公子，到底是怎么了嘛……”一声娇呼下，女子又千娇百媚地缠上了他的身子。

流庭低头看她，却是格外清冷的一双眼：“有人偷窥，扰了我的兴致。”

女子脸上尚有方才云雨过后的红晕，略粗的喘息在他的耳边吐气如丝：“管别人这么多做什么，我们继续……”

流庭嘴角勾出一抹笑，眼里却是厌恶：“落红，今天就到这里。要是再吵，你知道后果。”

因为神色太过冰凉，好像陡然浇下了一盆冷水，让落红感觉全身上下欲火仿似被霍然浇灭，只剩下一股彻骨的冰凉。咬了咬唇，声音极轻：“我只是觉得……流庭公子今日……早了点……”

流庭却只是看她一眼：“落红，明天开始接客吧。似乎楼里来了新人，应该——还是一个很胆大的女人。”

“胆大？”

“是。”胆敢偷窥他的房事，这样的女人，莫非不是太过胆大了吗？视线落在方才扶苏走远的方向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阴戾的神色。

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，到了他的面前，也总归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……

后几日过得相安无事，但当扶苏知道自己在旧迷楼中的身份后，不由哭笑不得。

怎么也没想到，安排到最后，沈娘竟然让她做教授各位姑娘抚琴的琴师。她来青楼本就只是为了图个新鲜，更何况她现在急需的是大把大把的银子，做一个小小的琴师又能赚得了多少？

虽然环儿死活不同意，但她依旧一意孤行地去找上了沈娘。

“什么？你要挂牌迎客？！”如果扶苏多来折腾几次，沈娘感觉自己的心脏都

要受不了了，“苏儿啊，我是念在你娘亲的面子上才给你安排的这个活儿，多少姑娘心心念念想要还都盼不到，你居然还不要？”

“我也知沈娘是为了我好，但是……苏儿自有自己的苦衷，还望沈娘成全。”单看扶苏的神色只觉得泪眼婆娑、欲言又止，一副似拒还休的神色，我见犹怜。

半晌，沈娘沉沉地一声叹息，终究漏过了她眼底打着小算盘的精明神色，松了口：“你……真的要挂牌？”

“是，还望沈娘成全！”扶苏强压住自己诡计得逞的笑意，依旧一副痛惜的神色，字字掷地有声。

“罢了，你去吧……”

终于听到了那句自己日盼夜盼的话，心满意足的扶苏拖着不情不愿的环儿走出沈娘的屋子，才发觉自家丫鬟已经黑到极致的一张脸。如果不是往日久居蓬莱楼，她还真的会险些误认成阴魂不散的冤魂。

扶苏默然。说真的，有的时候她还真搞不清楚究竟谁是丫鬟，而谁才是小姐。直到回了房，她才不得不开口劝慰：“好环儿，乖环儿，只不过挂个牌而已，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，你别这样好不好……”

小丫鬟幽怨：“是姑娘自己的事，环儿下人一个，哪有什么插嘴的立场。”

“我错了还不成吗？挂牌只是挂牌，我没说卖身啊……我只卖艺，真的只卖艺，嗯？”扶苏眼见环儿的那张黑脸渐渐好看了几分，心里不禁暗暗郁闷。这到底是谁在伺候谁啊？

“扶苏姑娘，有人找。”

这个时候忽然有丫鬟敲门，莫说环儿，连扶苏自己也不禁些许吃惊。这沈娘不是并不想要她接客的吗，怎么刚从房间出来，就把她那绿头牌给挂上了？

正想回绝，只听屋外有个男声幽幽道：“扶苏姑娘既然来了长安，也不知道通知一声，叫小可一番好找。”

这声音甚是耳熟，叫扶苏回绝的话到了嘴边，又生生地给咽了回去：“卫公子居然如此有心，扶苏还真是受宠若惊。”

环儿一听是熟人，便去开门，等看到门前站着的男子，不由呆了一呆。是一个素净斯文的书生，模样清清白白，不知为何，看到这个人的一瞬，她下意识地往扶苏那看了一眼。

明明不尽相同的两个人，莫名其妙会叫人有一种很神似的感觉。

“环儿，我与卫风公子要叙叙旧，你先出去。”

扶苏的一句话才叫环儿回过神，转身关门出去，脸上不禁腾起一抹红晕。

屋里一时除两人外没了旁人，扶苏也没二话，转身倒了一杯茶，也不给卫风，反是自己二郎腿一跷，自顾自喝了起来。相比刚才人前的恭敬、有礼的模样，现在俨然毫无形象可言。

旁人面前还需要做做样子，对同从蓬莱楼出来的卫风，扶苏丝毫提不起兴趣。

“怎么，生气了？”卫风见她神色多少也猜到些许，语调温和地解释道，“扶苏，我只是觉得无聊所以入世来走走，不是有意瞒你。”

扶苏抬了下眼：“真的？”

卫风的笑格外人畜无害：“真的。”

扶苏的茶喝了一半，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那你这一世的身份又是什么？”

“麓水书院的学生，当今恩科的金榜状元。”

扶苏一阵恶寒：“你上一世是个穷书生，上上世是翰林学士，这世弄个状元？你的‘穷酸情结’还真是无止无尽。”

对扶苏的调侃，卫风却只是温和一笑：“以后如果你有事，不妨来状元府找我。今天难得来一趟青楼，不妨弹首曲子给我听听？”

卫风这话说得倒不假，以他这穷酸情结的严重程度而言，恐怕再过几辈子也不会往这种“有辱斯文”的地方跑。扶苏想着，一双眼笑吟吟地眯作了老长，声腺也轻了几分：“卫公子，你可知道来这青楼，可是要花钱的？”

卫风瞥她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掏出一锭银子搁在了桌上。

“孺子可教也。”扶苏笑吟吟地把银子收好，才坐在了琴前，拨弄了两下琴弦。虽然第一笔生意就是坑的自己人，但至少算个“开门红”，以后的客似云来想必也不会是什么难事。

琴弦轻轻一碰，渐渐仙乐旖旎。扶苏的神色淡然无波，不自觉间声出朝霞之上，琴音绕梁，翩如脱世之莲，淡然出尘。

那眉目间的市侩无赖渐渐转作一抹遗世独立的淡雅，卫风静静地看着扶苏，手中的茶浅尝辄止，视线间也似蒙上了一层雾气。

有多少女子称得上是祸水他并不知道，但是扶苏无疑是其中一个。可惜这个祸水分外没有自觉，所以……他的生活很是无聊，但是有了扶苏来陪他，应该会有趣不少。

正想着，屋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。屋内的和谐氛围陡然间一扫而空，只觉外头的人一阵推推挤挤，但丫鬟们显然没有拦住来人，门“砰”的一声之后陡然大开。

仿似没有看到来人，卫风笑着看了眼扶苏，挑眉：“扶苏姑娘，既然曲子并未

奏完，这银子……”

“这银子自然还是我的。”扶苏警惕地看了他一眼。她正急着攒钱，想从她那里掏出到了嘴边的肉？休想！

“花出去的银子泼出去的水，更何况这里还是青楼，卫风你没有听说过吗？”

“姑娘对这银子可真是看得紧啊。”

冷不丁一句话，才叫扶苏想起，方才似乎是有人硬闯了她的闺房？愤愤地转头一眼瞪去，只见一个有几分熟悉的身影靠在门口，正好整以暇地看着她。

门闩断成了两截，显然刚才就是这个人硬闯。

扶苏的眼稍稍眯了眯。

来人一身青衣，貌似玩世不恭，却有着一双清冷淡漠的眸子，不由让她本能地产生了几分警惕。不论几生几世，但凡有着这种眼神的男子，总能让她本能地躲开。因为这样的人——很危险。

流庭对她堂而皇之的打量恍若未觉，视线在卫风身上一落，语调浅浅：“原来是金科状元，流庭失敬。”话是这样说着，他的神色之间，却分毫没有半点“失敬”的意思。

卫风的视线在他的身上落过：“扶苏姑娘既然有客来，小可也不好多作打扰。”

他正欲起身，却又被扶苏一把按下：“什么来客，你不也是客吗？”言语间她还威胁性地眯了眯眼。

她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莫名出现的男人居然就是那个流庭，这个人会来她这里，十打十不会是什么好事，卫风既然是当朝状元郎，好歹还是可以挡上一挡。

威胁之意溢于言表，无奈这个穷酸却不领情。扶苏一不留意，只觉手下一空，险些一个跟头栽倒下去，转身却见卫风一动身法不知何时已经闪到了门外，格外温文尔雅地冲流庭笑了一笑：“小可与扶苏姑娘本是旧识，深知她的怪异性格，流庭公子若想驯服她，恐要多花些工夫才好。”看着流庭的神色间，竟然有几分同情，再看一眼扶苏，走得又是格外的云淡风轻。

这这这……简直是反了！要不是碍于有“外人”在场，扶苏恐怕连替蓬莱楼清理门户的念头都要有了，强压着才忍下了这一股子气，无比淡定地转向流庭，心里却是琢磨着回了蓬莱楼该如何收拾这个穷酸。

“环儿，退——下！”几个字说得分外咬牙切齿。

先头的卫风尚且感到几分放心，但是眼下流庭莫名其妙地找来，环儿心里顿时忐忑，偏偏也只能沉着一张脸关门退出。